

C a o

X i n

J i

陈思和\著

草心集



学灯新丛



广东教育出版社

X u e d e n g X i n c o n g

x u e d e n g

X i n c o n g



学灯新丛

草 心 集

陈思和 \ 著



广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心集 / 陈思和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4
(学灯新丛)

ISBN 7-5406-5347-7

I. 草…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476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桂城叠南)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24 开本 12.75 印张 255 000 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6-5347-7/C · 22

定价: 27.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平安的祈祷(代题记)

Preface

记者来电，邀我写几句新年感想。我知道那是希望我谈谈对新一年的打算。可是我心里一片茫然。此刻占据我心中的，满溢着对母亲的平安祈祷。

母亲病了。虽然不太严重，但是从年初起，胆囊、胆管、胰腺、糖尿，断断续续的病情不绝，几次出入医院。上周我在巴黎开会时接到家里的长途电话，她又住进了华山医院。在我匆匆回国的机场上，等待着误点的飞机，浮现在脑海里的，始终是一幅奇怪的画面：我还是一个孩子，伏在母亲的背上，脚下是荒芜的小道……不知道这是梦境还是真实，我幼年时代体弱多病，每次发作，她就连忙请假，赶回家来，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医院跑。我总是昏沉沉地伏在妈妈的背项上，闻着妈妈身上的汗水味，病的感觉就减轻了。这种感觉在记忆里淡忘已久，现在又突然浮现出来。

是啊，山珍海味怎么抵得过母亲哺给孩子的甜美乳液，而医治我百病的灵丹妙药却是母亲身上的汗水。母亲大约从未想过我爱她的感情有多么深沉，一个人到中年的儿子除了回忆，是无法表达出这种感情的。

我的妈妈很美，虽然银发飘飘，还是很美，眼睛美丽而有神，声音美丽而动听，虽然有病，还是很美。在今天迎接新年的时刻，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祈祷我美丽的母亲健康平安，也祈祷天下的母亲健康而美丽。

2001年12月30日



新丛

草
心
集

【附记】

以上的短文刊登于今年元月2日的《新民晚报》上，现在我取来作为本书的题记，当时的写作心情也是贯穿了我今年以来的所有工作和生活的心情。为此我把书名取为“草心”，并再次要说：愿天下的母亲都健康而美丽。

2002年6月26日于黑水斋

【又附记】

当《草心集》编完的时候，我的妈妈还在与疾病作最后的斗争，我在2002年6月26日编完书稿，写下以上的文字，心里还充满着对她的祝愿。7月31日晚上，她病情开始恶化，第二天我一直陪在医院里，她似乎意识到大限将至，那天说了许多临终嘱咐的话。这以前，我为了写那篇评论张炜小说的文章而没有整块的时间去陪病中的妈妈，她也知道我忙于写作，坚决不让我长时间地在医院里陪她，所以我只是每天下午去医院，上午留在家里写作，可是我在7月31日完稿，当晚她的病势就险恶起来。我去看她时她还含糊地问我，功课做完了吗？1日晚上我准备陪夜，就在晚饭时赶回家来，在电脑前把论文最后修改定了稿，然后改完书稿的后记，就把书稿交给张业松处理，以为接下来就可以一门心思照顾妈妈了。谁知道她竟于8月2日中午就去世了。临终前她还亲自选定了一张照片，要放到她的追悼会上。她说，我的儿子有许多学生，他们会来参加追悼会，我要选一张好的照片给他们看。母亲始终是以儿子的光荣为光荣，可是她以伟大的母爱和美丽的人生，使她的儿子感到无限的荣耀。

我的妈妈是非凡的，她能干、聪明、坚强，从不向命运屈服，又识大体，重情感，总是为了国家和家庭的利益默默奉献自己。抗战时期，我外祖父失业，全家陷入饥寒交迫，十几岁的她就走上社会，负起了赡养父母的责任。外祖父和外祖母一直与我们全家住在一起，亲亲热热地度过了幸福晚年。妈妈结婚不到两年，父亲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内迁西安工作，鞠躬尽瘁，死于异地。她毅然挑起抚育子女辛勤持家的重担，历尽风霜。在我们做子女的印象里，妈妈历来是家庭的主

心骨，她像一棵大树一样为我们挡掉了许多风沙暴雨，保证我们不受社会侵害而健康成长。她虽然自己因生活所迫没有读过大学，但早年节衣缩食地支持她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读到大学毕业；“文革”以后，她又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事业有成。我的妈妈很美，从小我们子女就崇拜她，我在前面写的对她的赞美文字完全是真实的。她还有一副好嗓子，她非常热爱自己所做的电话总机接线员的工作，她用她金子般响亮甜美的声音，把美好的感情传到了四面八方。在追悼会上我为妈妈拟了一副挽联是：

麟趾有福感念劳辛一世，瞻养固辛持家亦辛，更难忘辛育三代读书种；

梅香无痕傲然媲美百花，明眸是美银发也美，尤动听美传万里绕梁音。

2003年3月28日又记

目录

Contents

母亲的手	2
纪念柯灵先生	6
纪念张钧先生	11
感天动地夫妻情	
——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	17
赵先生一百岁	24
为自由而抗争的灵魂	
——怀念无名氏先生	38

新时期文学概说	44
海派文学的传统	56
莫言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	69
读阎连科小说的札记	83
试论阎连科《坚硬如水》的恶魔性因素	89
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	114
洪凌文字的魔力	141

写在“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出版之际	148
《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自序	152
关于赵本夫的三篇文章	158



学灯新丛

2 | 草
心
集

面对新世纪的文学 166

在人物命运之上的…… 173

王光东的文学批评 178

杨扬的文学批评 182

吴义勤的文学批评 189

武侠、情色与剑 193

读书中的旅行 197

《无名论坛》之七：少数民族文学 216

《无名论坛》之八：结束语 227

有科学精神的人文和有人文精神的科学 230

文学还能不能面对当下社会生活？

——关于近年来长篇小说变化的对话 240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展望 248

要有一颗敢于抗衡的心

——关于入世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对话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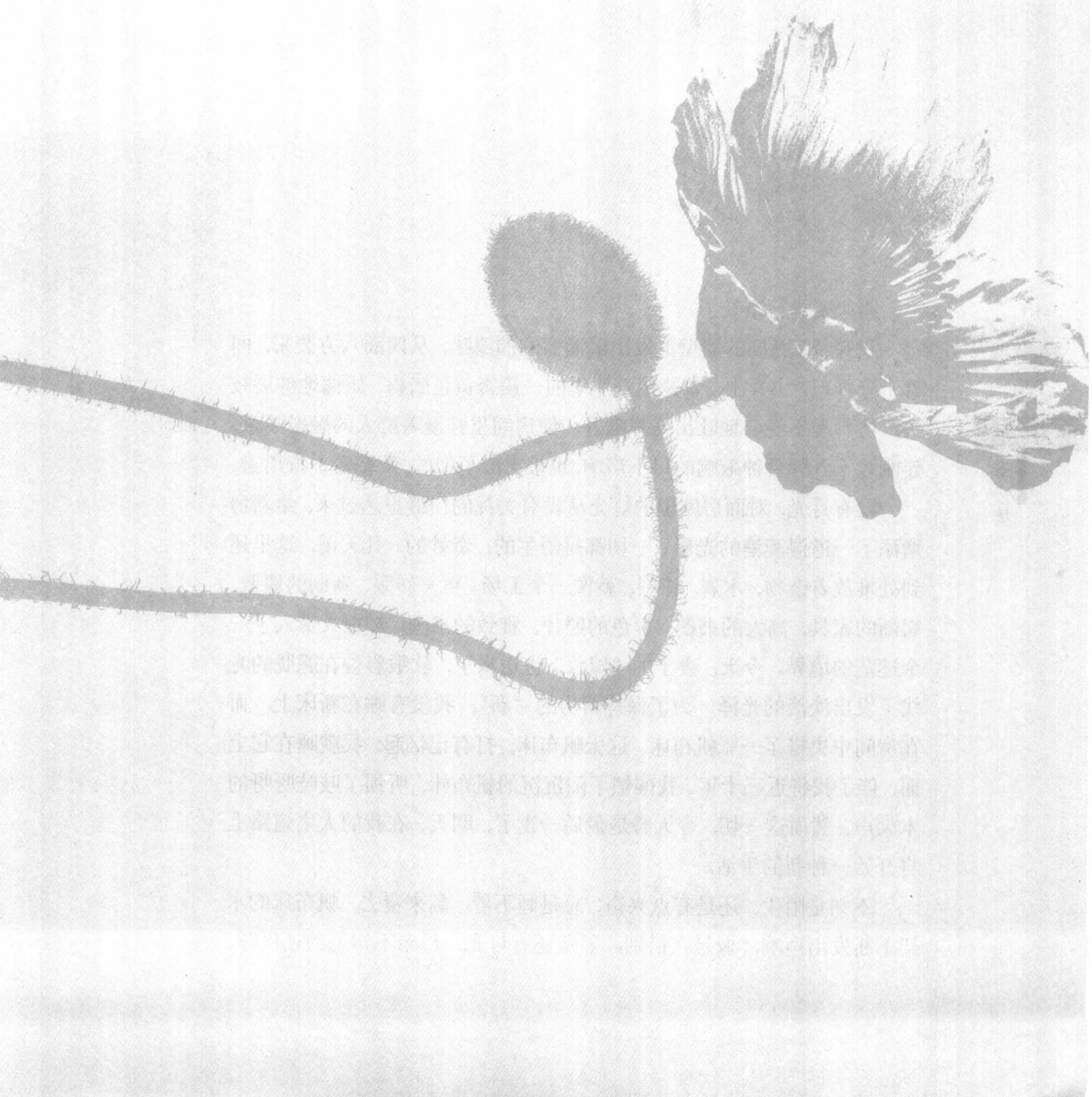
在出版中贯穿人文精神 276

继往开来 284

对《散文诗的艺术形式：鲁迅的〈野草〉与佩特的
〈文艺复兴〉》的评议之评议 291

后记 296

天竺葵



母亲的手



草
心
集

2

明天要举行婚礼了。

我躺着，新刷的墙壁上发出酸溜溜的油漆味，从四面八方袭来，闻着十分舒坦。书桌上，景德镇瓷瓶里的一簇杏黄色腊梅，娇慵地伸展枝头，仿佛漫不经心地吐出阵阵幽香，使房间里弥漫着醉人的融融暖意，连刚才三五牌台钟敲响的11下声响，也被熏醉了似的，萦绕着不肯离去。

没有月光，对面房间里的灯光从没有关拢的门缝里透过来，给新房增添了一道湿漉漉的光彩。一切都是陌生的，奇妙的。几天前，这里还到处堆放着杂物，木屑，漆料，就像一个工场。可一转眼，新刷的墙壁，崭新的家具，高大的书橱，彩色的照片，雅致的书画，却把人带入了一个迷茫的境界。今天，妻子的“嫁妆”也送来了，软缎彩被在朦胧的光线下发出淡淡的光泽。为了保持新房的“新”，我没有睡在新床上，而在房间中央搭了一张帆布床。这张帆布床，打有记忆起，我就睡在它上面，伴了我将近三十年。我闻惯了闷沉沉的帆布味，听惯了吱吱呀呀的木架声，然而这一切，今天将是最后一夜了，明天，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不知是陌生，还是有点兴奋，总是睡不着，翻来覆去，帆布床的木架不断发出声响，像是在惜别。隔壁还有灯光，母亲不知怎的还没睡，

这几天够她忙的了。说是结婚吧，新郎倒是最清闲的人，整天抄着手，东走走，西看看，好像什么都要你拿主意，又什么都插不上手，倒是母亲不声不响地，每天忙到半夜里，把许多事情都悄悄地安排好了。

钟又敲了一下。我翻过身去，发现房间里光线亮了一点，门口有人在走动。我怕将刚刚培养起来的一点睡意驱走了，故意转过脸不吱声。一会儿，我感到了人的气息。是母亲，她把手心贴到我的脑门上，我刚想说什么，她却怕惊醒了我似的，忙抽回手，悄悄地退出房去，并且带上了门。

母亲走了。留下的只有额头上一道温暖的气息，它伴随了我的前半生，好像现在也要告别似的。对一个孩子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母亲的手了。还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就支援内地建设，离开了家庭，从那时起，我每天晚上一觉睡过后，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总听见缝纫机的声响。母亲白天上班，晚上操劳家务，知道我们都睡下了，她才拉开缝纫机，帮我们缝缝补补。我常忍不住说：“妈，你还没有睡呀！”母亲看到我们醒了，就停下机器，走过来为我们拉拉被子，或检查一下墙上有没有蚊子，最后，她伸出手，用手心放在我们的额上拭一拭，就关灯睡去了。这已经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她总要用手心拭一下我们的脑门才睡。我也一直没有问她，这样做是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出汗，还是怕我们半夜里无缘无故地发烧（我小时候体质很弱，经常生病），不过母亲的手心也像确有魔力似的，在额头上放一放，我才睡得着，睡得香。这种魔力，一般我只是在半睡半醒中模糊地感觉着它。大约只有过一次，我是自觉地、热切地盼着母亲的手。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次测验不及格，晚上母亲去开家长会，我早早就睡下了，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她回来。一会儿，我听到门外的钥匙转动声，便把脸朝里躺着。她进来了，什么也没说，又开始忙这忙那，仿佛没事似的，而我却心跳得厉害，真希望母亲能过来看看我，用她的手拭拭我的脑门，给我一些温暖。



很晚了，我才听到妈妈站在我的床边，她也许不知道我醒着，轻轻地将学生手册放在我的枕边，依旧伸出她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一直抱着害怕羞愧之心的我，忽然悔恨起来，眼角边滚下了泪珠……

世界上有些事情，常常是千百次地在你眼前掠过，却是无足轻重的，可是突然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它唤起了你灵魂深处的理性，于是，它对你便成为一种永恒。小时候读过无数遍，但从来也没有仔细领会过的孟郊的诗，此刻又忽然涌上心头。短短的六行字，仿佛是一个透明体，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一曲母亲的歌，它唱出了母亲们用双手把孩子从襁褓之中哺育成人的艰辛，唱出了她们想方设法为孩子们张罗婚姻大事，帮助建立一个新家庭的喜悦。其实孩子的新家庭的建立，往往意味着原有家庭的解体，至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家庭了，然而母亲的伟大感情就在于此，她们用自己的手，既建设起一个新的家庭，又为下一个更新的家庭创造了条件，人类正是在她们手中生生不息，绵延不断。……我忽然体会到，刚才母亲抚在我额上的手是那么的糙硬，还长着点点老茧，哪儿还有穿着白色衬衫、蓝色布裙，在大合唱的舞台上高唱“社会主义好”的30岁的母亲呢？哪儿还有一下班回来就捋袖下厨，忙这忙那的40岁的母亲呢？记得父亲满60岁那一年，他还犹豫着不打算退休，母亲对我说：“你写封信给他，把我这两年的处境说一说，现在你们都大了，事情也多，有许多事都要同他商量着办，还是让他早点回来吧。”我沉默了，母亲的处境，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一个年轻女人离开丈夫还体会不到的寂寞感，在上了年纪以后却会加倍地感觉到。孩子大了，都各自寻找自己的幸福去，每当晚上，我送女友走后转回家来，看到母亲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用企望的眼光看着我时，心中总有股说不出的辛酸。父亲给母亲留下的感情上的空白，是永远无法补偿的。于是我就写了封信。后来父亲回信说，

他已经打了退休报告，领导上也同意了，正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可是没几天，他忽然患脑溢血，母亲匆匆赶到那里，等着她的却是感情上更大的痛苦……

当当当……时钟敲了12下。最后的一响，也跟所有的钟声一样，清脆，响亮，短促，然而在我听来，却觉得它仍久久地回旋在浓郁的腊梅香中。它意味着失去，永远失去我生命中的又一天。然而刚才母亲的手心留在额上的余温，却深深地透入我的一颗小小的寸草之心，它留下的是一个属于未来的谜，需要我，还有我的妻子，去探索，寻求，捉摸。

（旧文一篇，原刊于1983年8月11日《海南日报》

副刊，现为纪念我的母亲特收录）

纪念柯灵先生^①



草
心
集

6

柯灵先生驾鹤西行不觉已近周年。春节前，上海书店郑晓芳女士来电，说书店有意出版一本柯灵先生生平画传，柯夫人病在医院，意嘱我来做一些构思与文字工作。我当然不能推辞。回想起来，虽然柯灵先生是我私心仰慕的世纪老人之一，柯灵先生的晚年散文也是我反复阅读的艺术珍品；也虽然我与柯灵先生同住上海，经常会匆匆走过复兴西路的柯府门前，却因为怕无端惊动老人的宁静生活而不敢轻易登门，只有一次机会，为了筹备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事，才与几位筹办人一起登门拜见老人，也是小坐即起。柯灵先生德高望重，对后辈青年的提携极为热忱，若有所求，总是竭力相助唯恐不能尽心，像这样的老人，平时要去拜见他并不困难，只是我私有的拘谨才失去了亲聆长者坐而论道，以沐春风夏雨的机会。老人仙去以后，我一直在寻求某种补偿的方式，以期能进一步发扬老人一生为之奋斗不止的精神传统，所以，承担这部画传的文字工作，正是我所渴望的。

说起来也觉得羞辱。我最早知道柯灵先生的名字，正是他编剧的电

① 本文为陈思和主编《墨磨人生——柯灵画传》编后记。该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出版。

影《不夜城》遭受野蛮批判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电影发展到五六十年代之交时，有一批好作品问世，虽也难免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艺术上的醇厚精致陶醉了一大批电影爱好者。比如《林家铺子》、《早春二月》、《青春之歌》、《不夜城》、《舞台姐妹》等，名导名演云集，至今看来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抹杀的经典。可惜当时文艺界极左思潮已经是群魔乱舞，两个“批示”如乌云压顶，许多艺术家良知未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好容易拍出一流的好作品，刚出笼就遭灭顶之灾，有些甚至尚在剪辑中已经被责令送审批判，作反面教材。但我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文革”初期的上海，就在摧残文艺最疯狂的时候，突然文艺界流行起看批判电影的热潮。凡是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电影作品，轮流在电影院里放映，放映时旁边有画外音，每遇到被认为有“问题”的情节，就用粗俗不堪的下流话来批判消毒。这样一来，虽然有些煞风景，但总算让观众开了眼，原来毒草电影都有那么高的艺术水平，有那么多优秀艺术家的精湛表演。那时候的上海，没有股票可炒，没有网络可上，没有麦当劳可吃，也没有什么“吧”可泡，轰隆隆的样板戏又像隔夜馊饭霉菜令人倒足胃口，结果是，街上流行看批判电影。上海人向来喜欢苦中作乐，倒卖、交换批判电影票也流行一时，像交换毛泽东的像章一样热闹。我那时不过十三四岁，第一次幸福地在电影院里流连忘返，欣赏到赵丹、孙道临、顾也鲁、谢芳、康泰、吴茵、谢添等名演员的风采，台上的画外音哇哇乱叫，周围的观众却在私下里啧啧赞赏不已，同时我也就记住了炮制“大毒草”《不夜城》的柯灵先生的名字。

这样一个“文革”现象到现在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其实文艺界的政治大批判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固然残酷之极，许多人为之家破人亡；但从中国民间来说，老百姓们向来有自己的判断，即使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作家艺术家在民间受到的尊敬并没有消失，只是曲折地变相地存在而已。但很奇怪的是，看了别的批判电影我一般只记住了演员和导

演的名字，唯独是看了《不夜城》以后，编剧柯灵先生的名字牢牢楔入了我的脑子，也许是批判《不夜城》时柯灵先生受害最烈，更主要的是，《不夜城》一剧在阶级斗争秽气冲天时刻宛如一缕清风拂面温馨诱人，让人感受到乌托邦理想的可爱之处（尽管理想本身已经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

“文革”以后，柯灵先生的文章达到了峰峦之巅，一是文字的精致清雅；二是立意的高调极品。近二十年中国大陆的散文泛滥，往往大而化之，名家是涉笔成趣，随笔却成了随便下笔；更有流行于网络的痞子文风，语不成语，句不成句，都成了一时的风气。然而柯灵先生却以精雕细琢的态度来锻文炼句，几乎每一句出，均有千锤百炼之功，他自称文字生涯为“煮字”为“墨磨人”，一个煮字一个磨字，均有辛苦道出。柯夫人曾介绍柯灵先生为写影评，在电影院里打着手电记录剧情的动人细节。我亲身所感的是，有一年我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巴金对你说》的巨型画册，曾请柯灵先生作序，我本人未登门，而是由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去请求，柯老一口答应，不久就写了一篇序文。我编那本画册也是花了大力气，透过图片和说明文字，熔铸了我对巴金老人的独特理解，等美编与我一起拿出了最后的图稿和清样后，又一次送到柯灵先生的面前，他认真看后竟提出要收回原来写的序文，因为画册的构思与意境又激发了他新的创意，结果他几乎将序文全部重写，成就了一篇情思并茂的美文绝唱。

一般来讲，讲究雕琢的文章格局总是嫌小，而柯灵先生的文字是天地立心之言，精美中见宇宙般的浩大。那就是立意的高，品格的高。“文革”刚过，他握笔著文，一篇《阿波罗降临人世》的鸿文，以大自然四季运作起兴，以歌德的诗歌终结，从希腊神话讲到人类历史，从法西斯狂澜联想到“文革”浩劫，真是气象万千，似真似幻，放在当时的批判“文革”的血泪文字中，几乎是奇文又是美文，独一无二。再读他的那



篇《促膝闲话中书君》名文，论的是文化昆仑钱钟书，却是从一代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说起，讲世界性政治地图重分，讲核子时代的物质文明灿烂，看似闲草野花，然而把一个书斋里的钱钟书活生生地放到了时代的大背景中加以评鹭，钱氏学问的意义有了新的光彩。我觉得钱氏身后谬托知己的文章多如牛毛，至今也没有一篇能超过柯灵先生的文章。

品格之高不仅仅表现在柯灵先生独上层楼的境界，还在于他的晚年的人格里自觉迸发出知识分子的良知火花。柯灵先生30年代起就在上海生活，长期活跃在左翼文化的边缘地带，历经影剧、传媒、编辑三栖生涯，市楼独唱，直面了上海的繁华颓靡，他在沟通左翼思想与市民精神方面起到了非其莫属的重要作用。上海沦陷期间，柯灵先生以一份市民文学杂志《万象》崛起于民间，巧妙利用大众品味，发表进步作家作品，伸张沦陷区里的正气，在抗日与事伪之间开辟出一片文化的中间地带，使民间土壤滋生了一批极为优秀的作家和优美的文学作品。经过“文革”沧桑，他率先反省左翼思潮的历史偏见，第一次正确评价张爱玲、梁实秋等流亡海外作家的功过是非，为他们遭到的歪曲与冷遇伸张正义，还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可以说是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上海，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柯灵先生的地位仅次于巴金老人。当巴金老人晚年大声疾呼反思惨史，上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中，柯灵先生、西彦先生是响应最热烈的两位，他们俩，一个写精美散文，一个写悲壮回忆，可以说是《随想录》的交响乐。柯灵先生的《回首血泪相和流》与巴金老人的《怀念萧珊》一样，是不朽的血泪文字。他的许多杂文和散文中，处处闪烁了对《随想录》的应和。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西彦先生冷峻严厉，常以违世抗世情；而柯灵先生温和圆通，他孜孜不倦地为社会公益作出奉献，从而也得到过社会回报的各种荣誉。但我想，如果认真阅读柯灵先生的散文，最感人的还是他对社会的那份真正的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这是一个在“五四”传统照耀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最不能少的高